

柿子树，你一看就认识。那么你是怎么确定它是柿子树而不是别的树？

你可能会说，它长柿子啊。可是不然，柿子树有半年时间并没有柿子，甚至有几个月连一片叶子也没有，那时你依然可以远远地看一眼，就判定那是一棵柿子树。

然后你又会说，柿子树的表皮有龟裂的厚皮啊。其实这种龟裂厚皮很多树都有，比如槐树、楸树等。而且这几种树的颜色也都差不多，也都有光秃秃没有叶子的时候，你是怎样一眼就区分出它是柿子树而非槐树、楸树的呢？

况且，你隔着数百米甚至数公里之外，就能一眼判定它是不是柿子树，那时你并看不到柿子树的龟裂纹。还有，年幼的小柿子树是没有龟裂皮的，你也能一眼判定。

靠什么？

你可能还会说，柿子树的枝条比较曲折。可是樗树、柰树的枝条也曲折，几乎跟柿子树一样，你又如何判定？

又况且，年幼的柿子树也有密集而顺直的气条，有的可达数米高，并不曲折，就像桑树和构树，但你依然能一眼判定它是柿子树，为什么？

你或许还会说，跟桑树、构树、柰树相比，柿子树都比较高大，而且枝干比较舒展。可是像柿子树一样高大舒展的树简直举目皆是，而且现在新农业园区种植的柿子树，专门都修剪得很矮小。

这个特征更不能作为判定标准。

你可能会说，虽然它的每一部分都与其他树种有所重叠，但是把所有这些特征集合在一起，就很难再与其他树种有交集了。

似乎是这么回事。

我们如何认识一棵树

裴黎光



可是到了冬天，所有树木删繁就简，它们的各种特征几乎归零，你所说的交集在哪里？

现在，我知道你依然自信自己可以一眼判定柿子树，但却对自己的依据标准开始怀疑，甚至瞠目结舌。

我记得我提过一个问题：什么是山？

什么是山？每个人都可以给出一堆答案，但是这些具象的答案都会被否定。山这种东西，很难被具体定义。

或者说，你越熟悉的东西，就越难以说清楚。父母认识自己的双胞胎孩子，绝不需要凭借一颗痣来区分。凭什么？或许父母也说不清。

我记得我最后给出的“山”的定义是：你心目中的难以逾越的高大者。

你见过搞文物和字画鉴定的人，很多时候，他们几乎看一眼，就判定这件东西是哪个朝代，出自何人之手，是真品还是赝品。

他们把这个本领叫做“眼学”。

明朝王守仁，笃信朱子“格物之学”，盯着窗前一根竹子，“格”了七天七夜，最后一病不起。可是，什么是竹子？他又从竹子里格到了什么，依然是一本糊涂账。

回来再说柿子树。生活在北方村庄里的人，面对我今天的疑问，大概都会说：我不知道凭什么，但我就是认识柿子树，唉，我就是有这个眼力。

记得看过一句话：学问是什么？就是等你把学校所学、书本所读的一切都忘记之后，所沉淀下来的东西才是属于你的真学问。

那么，你能判定一棵柿子树，这就是你的一个真学问。真学问，是内化在我们身体里的，日用而不知。

天微亮，雨依然在下，淅淅沥沥，凉浸浸的。

待及旅行车驶入河南境地，雨，才轻舒了一口气。天已大亮，恰好可以极目远舒。被洗涤后的山色更加清丽，大片的树叶绿意蓬勃，与低矮的五色山花相互映衬，在执拗的山风中参差舞动。这一动，山势连绵起伏，在山风的鸣奏声中，和缓吟唱。

原以为车已至山巅，我可以领略衣袂飘飘、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杜甫豪情，抬头却见：青颜高山掩映下的柴门，冉冉升起了飘曳的炊烟。我们，还在山腹中。远处传来粗犷的山歌，在绵延的山麓中一声声抑扬顿挫，高亢着河南特有的卷舌音。

导游说翻过这座山就是我们的目的地——豫西大峡谷了，那里山势突兀风景峻丽，美不胜收。

翻过山，旅游车像蓄势而下的箭簇，很快，驶入豫西大峡谷的山门。

在一个山民院落里，摆满了高低桌椅，



潘兆君

桌子拥满了杯碗盘碟盆。都是些家常菜，却是地道的农家风味。土鸡炖土豆浓香醇厚，炒鸡蛋黄澄澄的。这些鸡、蛋，都是原始的面目，入嘴清香可口，不由得勾起故乡麦场上三两啄食的鸡，母亲手中“嗞嗞”作响的小炒瓢，这些关于幸福的点滴记忆来。

抬头，大山清凉入目：难道是大山用它特有的宽博和厚实，把热情和亲切早就根植于山民的心中，去陈陈相因，脉脉承传？

我便有了溶入山麓的冲动，仿佛是种久违的回归。

雨丝还在飘落。待到我们进山的时候，雨就像一个“人来疯”的孩子，陡然大声地喧闹起来。我不禁笑了：大山静默千万年，我们的到来，旋开了它的亘古寂寞。雨是大山欢迎我们的隆重仪式，不必用伞具隔离它调皮的激情。

顺着山路，我们一群人迤逦而上。游至“白龙潭”时，导游说瀑布的底下住着龙王。相传古时有一个叫大淙的山民，在山中垦荒植树几十年不辍不息，龙王想授他一方司水的官职却被大淙婉拒。大淙说他寄情山水，怡然自得，快乐得就像神仙。龙王怒道：如果你能成仙，我就在此守山！后来大淙果然羽化成仙，龙王不得不在此兑诺司职。

在“大淙瀑布”的谷底，我被瀑布碧水天上的恢宏气势所震慑。二十多米的落差，突泻奔流，形成一个巨大的白练，隆隆有声泻至谷底，溅起大片的水雾，然后滔滔而去。转弯，便宽松成无波的镜面，缓缓飘往山那一边。

大山不仅蕴育了神仙，还庇佑过猛士。据说刘秀落难在此山隐匿遁藏，汲天地精华，取大山灵气，逐王莽，光复汉朝，开启了光武中兴。

仅仅孕育神仙、猛士，大山未免不够生动。如果猛士、神仙是大山的心脏泵流的左右大动脉，那么，泉鸠的传说就是遍布大山全身的青青静脉。刘秀初到山中，被迫兵赶得狼狈不堪。口渴，可哆嗦的双手总也掬不起一点水来。山中一个叫做泉鸠的女子，正在古潭浣衣，用她柔弱白皙的双手静静地给刘秀捧起一汪甘泉。刘秀抬头，四目相对，那双毛茸茸的青眼清澈如水，瞳仁里闪烁着刘秀错愕的惊慌。于是，他们在风中追影，在月下盟誓。然而，相聚的时间，未免短暂了一些。刘秀仗剑东去，直到龙登九五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在后宫佳丽如云，弱水三千的激荡中，刘秀淡忘了曾经的“一瓢之饮”。

而泉鸠姑娘，日日站在“望夫崖”上，向远方眺望。那眼浣衣的水潭水面生凉，颤抖着她日益萧索的影子。

雨雾蒙蒙，遮掩着泉鸠湿润润的眼睛。时过千年，大山怜惜它的女儿，把泉鸠幻化成一柱等待的青石，并不辞劳苦地把这些故事席卷起来，藏于山腹，留于后人去遐想，去评说。

山脉巍峨。目所及处，目所不及处，都是它青绿的身躯。千万年来，它宽博的心胸里，承载了它的子民多少沉甸甸的故事？大山不去计较，因而永远年轻。

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

所谓“绰号”，即浑名，诨名，混名；如李玉之《永团圆·永庆团圆》“丑扮皂隶上：浑名马前健，绰号铁笊篱”，施耐庵之《水浒传》之《施恩重霸孟州道，武松醉打蒋门神》“小弟自幼从江湖师父学得些小枪棒，孟州一境，起小弟一诨名，叫金眼彪”，赵翼之《陔余丛考》“世俗轻薄子，互相品目，辄有混号。《吕氏春秋·简端篇》：夏桀号‘移大牺’，谓其多力能推牛倒也，此为混号之始”。

“绰号”的同义语还有很多，如外号，花名等。

鲁迅在文学创作中，对“绰号”情有独钟。如其之《故乡》：“我吃了一吓，赶忙抬起头，却见一个凸颧骨，薄嘴唇，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，两手搭在髀间，没有系裙，张着两脚，正像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。”“哦，我记得了。我孩子时候，在斜对面

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，人都叫伊‘豆腐西施’。但是擦着白粉，颧骨没有这么高，嘴唇也没有这么薄，而且终日坐着，我也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。”

就“圆规”而论，杨二嫂身材瘦长，言其夸张型的外部特征。

就“豆腐西施”而论，一是西施乃古代的美女，具“沉鱼”之丽；二是清人张南庄之俗谚小说《何典》提及，豆腐西施家住所谓的“下界”酆都城东村，老子靠卖豆腐为生，薄薄有几亩家业，只生得她一个女儿，虽视若掌上明珠，但家境拮据，势单力孤，“豆腐西施”仍不免受到强人的欺侮与压迫。将“豆腐西施”这个“绰号”加于杨二嫂，不光言其年轻时容貌无双的外部特征（如西施之美丽），而且言其出身下层社会，倍受凌辱的内部特征（如豆腐之软弱）。

不唯小说，散文亦然。如其之《藤野先生》：“头顶上盘着大辫子，顶得学生制帽的顶高耸起，形成一座富

绰号雅遣

金 新



璧合，栩栩如生地勾勒出人物的形象：一个既被侮辱、被损害，又深受私有观念支配的小城镇私有者。

不唯小说，散文亦然。如其之《藤野先生》：“头顶上盘着大辫子，顶得学生制帽的顶高耸起，形成一座富

士山，……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。”勾勒出当时留学生头发的外部特征。这让人联想到，国家贫弱不振，遭列强凌侮，其许人竟然一如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洞庭花”。

据说，这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援用了“富士山”以后，竟然成了鲁迅自己的“绰号”。相传，迅翁在东京学习时，看不惯那些思想腐朽、不学无术却喜欢附庸风雅的国人，总是想方设法予以嘲讽。

一次，他偶游风光旖旎的富士山，瞧着盘亘入云的山巅，灵感陡生，随口将不远处几个留学生堆叠于脑瓜上的辫子笑喻为“富士山”，并把这一得意的发现告诉同游的王立才，而王居然张冠李戴，当成鲁迅的“绰号”，不久便在小范围内传开了。

其实，在中国古典文学里，以“绰号”直接或间接揭示人物个性的例子比比皆是，只是施

先生的《水浒传》相对集中一点罢了：“九纹龙”“镇关西”“小霸王”“花和尚”“豹子头”“青面兽”“赤发鬼”“美髯公”“蒋门神”“武行者”“锦毛虎”“镇三山”“霹雳火”“小李广”“没遮拦”“船火儿”“及时雨”“神行太保”“黑旋风”“浪里白条”“锦豹子”“病关索”“拼命三郎”“扑天雕”“一丈青”“王矮虎”“插翅虎”“入云龙”“托塔天王”，即便在注重对仗的章回目录内，也用了那么多。

绰号雅遣，《水浒传》因此熠熠生辉。金圣叹腰斩《水浒传》，令书与史、骚并列，他也出了名。他可不敢删除“绰号”，这位明亡后入清的著名文人是知晓其间的缘由的。当然，“绰号”至“雅”而且“遣”，绝非易事，乃观察超群、语言卓绝、心思敏锐者之专利，岂是下里巴人所能企及？

（题图为戴敦邦国画作品“神行太保”戴宗）